



全
文
抱
朴
子

外
篇
三

13
3048
7



13
3748
7

全文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譏惑卷第二十六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度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蚺
螿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礼
不廁貴性厥初遂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樑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推讓立則磬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盖儉益

之隄防人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
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
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以及安上治
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
雖暫假息然枯靡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而
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族
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強秦殺函襲嶮而無
折柳之園豈非棄二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
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
成近人值正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有網魚

之去水豈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
履衣服神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
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其
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
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
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
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
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
改其彛梓之法也况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
棄舊而強更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

朱季平皆一代之絕乎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烏不忘本聲古人趨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語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

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密引滿投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于病在衰老於禮唯應綰麻主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其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免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

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躡蛭泉壤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

宴密集管弦嘈獻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按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衆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齋史爲春蠲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貴之

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
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
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
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
重刃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情夫非漢陳之人不
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
重崖之裏螭螭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
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
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惟所以疾之而
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最謙損以

承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
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
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叢或溲便於
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袒之
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踈蹕
自病得失財不補相向使二生效蹈檢括恂恂以接物
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
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
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
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

隣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其惡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聞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

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恠也今天下向乎中興其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奔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進遁進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未如之何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闐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其或俄然守正確尔不移不蓬轉以隨眾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

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聽使以亢亮方
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狂，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
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餽糟
掘泥，剽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
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
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
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
以索鑿枘，倣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

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做不入道核
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
邪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去為
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
仁義耳。豈謂通乎麤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
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論劇於寇賊
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
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
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
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不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按情當作

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
 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
 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
 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頤渝者不遇昏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之附已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寒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齊齊後生有式是猶
 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
 其官益大其事愈憂煩劇所重其唯百里重役以是
 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
 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
 尤宜得財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

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澆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夙績之不美耻知己之謬舉歎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肩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指氣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

群盜矣夫白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深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懼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期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澗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

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農畝發聞，真干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以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輝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厠騏驎，冒昧苟得，聞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庸服鸞衡，則河患厲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卷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誠，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有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取棄璧披毛索厲哉。

鈞世卷第三十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古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
醴埴之並高代矣故水不發岷山則不能揚洪流以
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
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陰之無外習拘闕者
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
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
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
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
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

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
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
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洋博富也然則
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七所
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
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
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
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
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當山淵使屬筆
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

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臺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與古詩書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以盧鈗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

侯湛潘安人並作補云詩白華出庚南陔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定於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上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蜀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篋裘輜軒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謂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訖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檠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快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

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決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文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居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沉隱復有疑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

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
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紕
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
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之
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易
案用今五禮混擾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
相貫涉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
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
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反例嘗有窮年竟
不豁了治之勤苦决無地呻吟尋祈憔悴决角終

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至真未央
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令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
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
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
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
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惜於
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
夫三王不相沿樂主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
其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
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

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理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尚博卷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禪蒿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致焉古人歎息於寸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六

猶見撰錄豈次曲語百家之言與君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奔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放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後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彌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驪駟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士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

而哀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駸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訓，故頽閱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未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免。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

無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耳。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原流至到之修，短蘊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耀熠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錐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

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邳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授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鸞準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大羊之鞞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參末不必

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球玉之居蚌石靈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第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礙闔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

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患其過已
 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
 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
 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髣亂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
 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
 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懷力侯切 誠以
 為爾未必為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者而黷
 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
 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剗
 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

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起羣之人猶謂之
 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
 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蚩薄
 於此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
 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明
 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
 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玄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卷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
 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

邪殘人害意，踳踏背憎，卽龔從味，同惡成羣，汲引姦
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銷，銖之薄也。施振
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
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
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
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
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遵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儉容掩德，蔽賢忘

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愛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
轉萍流者，詐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儉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惠，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鶯，驕
矜輕悅者，謂之魏我鬼傑，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曠以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領，凌上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經者，謂之知變之奇。懶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
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
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
鬼恠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
知來之妙。斃馬弄稍，山角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
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

斲，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非。
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闇駭。徒若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䟽賤者奮飛以
擇木，執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秘，勇者
不為致其果，毅忠審難，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煙起於蕭牆，而颺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杭於一篲，勁銳望鹿而水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戾闥，左袵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兔之藪，象位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煙燼於委灰，生民燹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卷第三十四

真十二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鹽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每而忘同身之禍，笑躡車之車，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沉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斥，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者，蹊青雲以官躋，志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鸞鳳卷六翮於叢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濁於泥淖以毀譽
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
鳥爰止叱咤與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郡
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稅
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
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
些實有安昌董鄧之汗雖造賔不沐嘉青之俟饑士
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
谷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
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畫

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
謹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享
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
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
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軋
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
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
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
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鴛蹇以追
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

何而欲與之緝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赤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構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曠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時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縠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谷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求歎於蓬屋之下

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太薇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於宇內重譚接武貢措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芽而不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磔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沉醴不漏郊場多壘加生不遂豈其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愷不舉翻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表被褐懷玉守淨志充欲

於物藏器淵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糶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瑜委乎溝洫匠石絀而退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觀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

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織芥不貶則董狐無實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守塔卷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塔土以其苧苧銳精藝之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札在於廩實博施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人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仕必伯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

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年秬之于倉
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
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涵天峻丘陵
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新饗廢
於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
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湏人為子寒必
子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
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失迷者易
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衣
免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饑寒之具也胡不賦沐

按必
富作

衍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籟以
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
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竈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
可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墻之巨
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
尚不可以一概屹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墜闕
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
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滂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
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享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
其其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鵠鶴傲蓬林以鼓翼滂

陸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苗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脩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忽用乎不測行業垂舛意何可得余雖藜食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孜孜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躄痺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瑯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奢雖衰可興

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祭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編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墜九典之蕪葳播八德之嘉

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為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度氏以推壁厲舍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堵以彌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吾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捐日子以臭雜之其呼鴛鳳擗鱉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卷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塌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來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沉鬱衡華齒漸桑榆而常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則武之陋巷窟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食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連者貴乎知變智者驗乎不貴故范生出則城吳伯越為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大極富在

五富詩美可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囹圄之囚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姬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糧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耻詭遇以干祿，羞銜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略，俟黃河之將清。其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行，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達指汪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緝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

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天，猶夏放命，駑蹇星馳，以無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土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棄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仇而委泥滓。贅幣濃者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棄林洞。黨援多者借驚飈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夫以沉沫。夫九泥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徒含章如鳳龍，被文如虎豹。

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吊矣。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焦烈之遐武，靡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徭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擗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失。摟重淵以順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確爾而弗革也。易貴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無聞，大可

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饑，不識逐麋者不顧兎，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訕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方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才。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孜孜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膚髮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岩，木拔石飛，陽侯山

時洪濤崔嵬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建乃
 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
 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
 於懷璧豐狐召災以美皮今吾_子殺以誨盜之業敦
 余以召賊之策進醪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
 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肄為鍾鼓百家為笙
 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
 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
 多者亡厚好譙者忌盈貪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
 傾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不士所用心士
 德所謂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
 末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明而無仁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亦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蛸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噍上竹交切然赴阮井而無猜入罽羅而無

覺有仁無明故顯並趨禍而憂失熾潛景以易咀生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
 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振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辦也夫心不
 達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
 校覩殼棘而改性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不則
 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人之行可力為而至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
 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思筭不分
 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
 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碣非無
 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
 為純臣以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
 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姬修仁以朝同
 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
 禍也門人曰仲尼嘆○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
 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

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秦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我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功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

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矣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及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孝子嘆上士則曰明目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

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必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嬰謂杼為夫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仁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與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在於行，行可力為，而明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博喻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蹙秀凌霄必起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動，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閔風玄圃不借高於坵垤，懸黎結綵不伊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

而衆禽之嚮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執瑾瑜不證珍而體者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汜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狗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其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鶴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

孔明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駉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顧眄而淚蒼昊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葭蕕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柅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莊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俛懊以疾其趨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徵南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嚮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纒高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杭之文種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桮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願不足吝是以下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舩鯢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沉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

則傾憤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

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造之常尊無禮猶犯逆死之重

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蠶之有

廢雖壽命而不得為仁義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

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遺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容出其氣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

湯葭莖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龔

夫設高唱遠和，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親其寧之惟末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服刻目以廣明刻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剽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天壁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謁無補栢木之妻列膏壤帶郭異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締紕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平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推之緒得之未眩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糴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含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胃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襲於鷄鶩龍鱗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濶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蕪莠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

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瑗錄用卽遠懷近集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波沫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

百步而不能舞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闊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蒼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蕭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

也

按化
當作
伯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鷲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蔭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鷲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且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後又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且毛嫵颯迅非徒驪騮驕騃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理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聽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在知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積耀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罌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踰形而不能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輕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宰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畢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求懷林惕何必嚼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嚮而傾聞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柱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於狐議治喪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庶不以困匱買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燦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士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騫驚無耳而善聞蜎無口而揚聲故鼻絲暗而與辯者同功

晉曠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嚙其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扁鼻不能識氣金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行尋常之遊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馳世之勲必有絕倫之器定傾之莠

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蟻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零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禾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先輪華轂俊民之大室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窟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且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鶴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蟺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計蝗虫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識乎間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足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鈎沉響舉且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貴集

抱朴子曰商風霄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候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汗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莠，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焚，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白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纓帶，非廟堂之飾。垂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妙，不以蚕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

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違紆鑒於井谷
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葉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尼以喪家之狗公且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俱
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儒
董御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善不行於子弟辛癸
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水
霜肅殺不能彫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

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
卉發華

抱朴子曰沉血之寶仰璣儲以擣景沉閭孟勞湏楚
砥以歛鋒騶驛待王孫而致遠令箕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饑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
室乘黃天鹿雖幽餓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
掇調之叟忘萬物於芳林華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
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
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

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踞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指相印以洛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

無可故輕羅霧縠冷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間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虫鳥之食一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峻山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奮出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鷲雉則鷲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鱗還建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

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馿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狻猊與獾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如蒿者必無識其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比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彛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怡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紫抑淵濇則遺恨悶之心振輝宸宸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知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則彼龍后謂為其論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

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鏡，羈紲於憂責哉？有用入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沮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螢燭者不煩滄海，扛鼎者不事烏獲，連薪輦鹽不宜狂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燭耀不能並表微之景，長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鼂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瓊瑛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載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澆濇，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仲尼汎愛，而與進。

其於不以合其類其德誠之取以次而後以彰其
 其林子曰丘濬濬不以海濱其德誠之取以次而後以彰其
 安上精盜者德誠出而後其德誠之取以次而後以彰其
 不同以少累其其多姑其生者其平也而此六者以
 論無爾林之本論濬則不同以海濱其德誠之取以次而後以彰其
 林子曰濬則山濬不濬無其德誠之取以次而後以彰其
 濬之德誠者其德誠之取以次而後以彰其
 夫我濬其之德誠而無其德誠之取以次而後以彰其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